

南齊書

十五

列傳第二十二

南齊書四十一



臣蕭

子顯

撰

張融

周顒

張融字思光吳郡吳人也祖禕晉琅邪王國郎中令父暢宋會稽太守融年弱冠道士同郡陸脩靜以白鷺羽塵尾扇遺融曰此既異物以奉異人宋孝武聞融有早譽解褐爲新安王北中郎參軍孝武起新安寺僚佐多餽錢帛融獨餽

二百七十一

南齊書四十一

一

百錢帝曰融殊貧當序以佳祿出爲封溪令從叔永出後渚送之曰似聞朝旨汝尋當還融曰不患不還政恐還而復去廣越嶂嶮獠賊執融將殺食之融神色不動方作洛生詠賊異之而不害也浮海至交州於海中作海賦曰蓋言之用也情矣形乎使天形寅內敷情敷外寅者言之業也吾遠職蒞日將海得地行關入浪宿渚經波傳懷樹觀長滿朝夕東西無里南北如天反覆懸鳥表表菟色壯哉水之奇也奇哉水

之壯也故古人以之頌其所見吾問翰而賦之
焉當其濟興絕感豈覺人在我外木生之作君
自君矣分渾始地判氣初天作成萬物為山為
川摠川振會日導海飛門爾其海之狀也之相也
則窮區沒渚萬里藏岸控會河濟朝摠江漢
回混浩潰巖倒發濤浮天振遠灌日飛高捲
江撞則八紘摧隕鼓怒則九紐折裂擗於長風
以舉波瀾郭音天地而為勢滄音澤于及音滔音洽音
來往相辛合音汨子音突音澌於音渤音窄紆音石成窟屈西

寒 百發書傳五 二 錢宗

衝虞淵之曲東振湯谷之阿若木於是乎倒覆
折扶桑而為渣在牙音澆音灤音澗音渾於音涸於音和音礪

於音雍音渤音淬音淪音淪音溥音瀾音淺音龍音從音湍音轉

則日月似驚浪動而星河如覆既烈太山與崑
崙相壓而共潰又盛雷車震漢破天以折轂港

於音連音澗音於音瀨音輾音轉音縱音橫音揚音珠音起音玉音流音鏡音飛音明

是其回堆曲浦歆關弱渚之形勢也沙嶼相接
洲島相連東西南北如滿于天梁禽楚獸胡木漢
草之所生焉長風動路深雲暗道之所經焉若

茗蒂萋萋官鬢鬢晨烏宿音秀於東隅落河浪

其西界茫茫沉于剛汴無河汴于突硯于磊漫無官桓

旁踞委岳橫竦危巒重彰岌岌攢嶺聚立

律元音窟礧音窟林今音欽欽欽架石相陰陰隲徒隲隲罪隲

橫出旁入鬼鬼支罪磊磊若相追而下及峯勢縱

橫岫形參錯或如削而未進乍非遷而已却天

抗暉於東曲日倒麗於西阿嶺集雪以懷鏡

巖照春而自華江泮許江泊泊許百淙子淙巖拍芬巖嶺

觸山礧石汗澇于各澆音寒況于朗硯於磊泱於朗澧於朗河音河流

三四十一 南齊傳二十三 三 王成

柴礧五感反岫五窟頓浪低波砉苦降砉苦交砉苦江折

嶺挫峯窄浪破音郎拉朋山相砉苦合萬里謁謁

極路天外電戰雷奔倒地相磕獸闕象逸魚路

鯨奔水遽龍魄陸振虎兇却瞻無後向望行

前長尋高眺唯水與天若乃山橫蹴浪風倒摧

波磊若驚山竭嶺以竦石鬱鬱若飛煙奔雲以

振霞連瑤光而交綵接玉繩以通華爾平夜

滿深霧晝密長雲高河滅景萬里無文山門

幽暖岫戶益益蓋九天相掩掩玉地交氛汪汪橫橫音皇

虞淵以追月徧萬里而無時決天地於揮忽雕
隼飛而未半鯤龍教而不逮舟人未及復其

喘已周流宇宙之外矣陰鳥陽禽春毛秋羽遠

翅風遊高翮雲舉翔歸棲去連陰日路瀾漲波

渚陶玄浴素長絃而斷平表九絕雉翥成霞

鴻飛起雪合聲鳴侶並翰翻羣飛關溢繡流

浦照文爾夫人微亮氣小白如淋涼空澄遠增漢

無陰照天空於鯈鏡河色於魴得括蓋餘以

進廣浸夏洲以洞深形每驚而義維靜跡有事

三百六十七

兩齊傳二十三

五

宋琳

而道無心於是乎山海藏陰雲塵入岫天英徧華

日色盈秀則若士神中琴高道外袖輕羽以衣風

逸玄裾於雲帶筵秋月於源潮帳春霞於秀瀨

曬蓬萊之靈岫望方壺之妙闕樹暹日以飛柯

嶺回峯以蹴月空居無俗素館何塵谷門風道

林路雲真若乃幽崖阨於陟於隈隩之窮駿波

虎浪之氣激勢之所不攻有卉有木為灌為叢

絡糅網雜結葉相籠通雲交拂連韻共風蕩

洲礪去岸而千里若崩衝崖沃島其萬國如戰

振駿氣以擺雷，飛雄光以倒電。若夫增雲采氣，
流風斂聲。瀾文復動，波色還驚。明月何遠，沙裏
分星。至其積珍，全遠架寶。諭深瓊池，玉壑珠
岫。珞峯合日，開夜舒月。解陰珊瑚，開續瑠璃。竦
華丹文鏡，色雜照冰霞。洪洪漬漬，浴于日月。淹
漢星墟，滲河天界。風何本而自生，雲無從而空
滅。麗色以拂烟，鏡懸暉以照雪。爾乃方貞去
我混然，落情氣暄而濁化。靜自清心，無終故不
滯志。不敗而無成，既覆舟而載舟。固以死而生，弘芻
狗於人獸。導至本以充形，雖萬物之日用。諒何
緯其何經，道湛天初。機茂形外，亡有所以而有。
非膠有於生末，亡無所以而無信。無心以入太
不動，動是使山岳相崩，不聲聲故能天地交泰。
行藏虛於用舍，應感亮於圓會。仁者見之謂之
仁，達者見之謂之達。恬者幾於上善，吾信哉其
為大矣。融文辭詭激，獨與衆異。後還京師，以
示鎮國將軍顧凱之。凱之曰：卿此賦實超玄虛，
但悵不道鹽耳。融即求筆注之，曰：漉沙構白，熬

波出素積雪中春死八霜暑路此四句後所足也
凱之與融兄有恩心凱之卒融身負墳土在南
與交阯太守卞展舊展於嶺南爲人所殺融
挺身奔赴舉秀才對策中第爲尚書殿中郎不
就爲儀曹郎泰始五年明帝取荆郢湘雍四州
射手叛者斬亡身及家長者家口沒奚官元微
初郢州射手有叛者融議家人家長罪所不及
亡身刑五年尋請假奔叔父喪道中罰幹錢敬
道鞭杖五十寄繫延陵獄大明五年制二品清

官行僮幹杖不得出十爲左丞孫緬所奏免官
尋復位攝祠倉部二曹領事劉劭戰死祠曹議
上應哭勔不融議宜哭於是始舉哀倉曹又以
正月俗人所忌太倉爲可開不融議不宜拘束
小忌尋兼掌正厨融見宰殺回車徑去自
表解職爲安成王撫軍倉曹參軍轉南陽
王友融父暢先爲丞相長史義宣事難暢
爲王立謨所錄將殺之立謨子瞻爲南陽
王前軍長史融啓求去官不許融家貧願

祿初與從叔征北將軍永書曰融昔稱幼學早
訓家風雖則不敏率以成性布衣葦席弱年所
安簞食瓢飲不覺不樂但世業清貧民生多待
榛栗棗脩女贄旣長束帛禽鳥男禮已大勉身
就官十年七仕不欲代耕何至此事昔求三兵
一丞雖屢舛錯今聞南康缺守願得爲之融不
知階級階級亦可不知融政以求丞不得所以
求郡求郡不得亦可復求丞人與吏部尚書王
僧虔書曰融天地之逸民也進不辨責退不知

賤兀然造化忽如草木實以家貧累積孤寡
傷心八姪俱孤二弟頗弱撫之而感古人以悲
豈能山海陋祿甲融情累阮籍愛東平士風融亦
欣晉平悶外時議以融非治民才竟不果辟
太祖太傅掾歷驃騎豫章王司空諮議參軍遷
中書郎非所好乞爲中散大夫不許融風止詭
越坐常危膝行則曳步翹身仰首意制甚多隨
例同行常稽遲不進太祖素竒愛融爲太尉時
時與融款接見融常笑曰此人不可無一不可有

二即位後手詔賜融衣曰見卿衣服麤故誠乃素
懷有本交爾監縷亦虧朝望今送一通故衣意
謂雖故乃勝新是吾所著已令裁減稱卿之體
并履一量融與吏部尚書何戢善往詣戢誤通
尚書劉澄融下車入門乃曰非是至戶外望澄
又曰非是既造席視澄曰都目非是乃去其爲
異如此又爲長沙王鎮軍竟陵王征北諮議並
領記室司徒從事中郎永明二年摠明觀講勅
朝臣集聽融扶入就榻私索酒飲之難問既畢

乃長嘆曰嗚呼仲尼獨何人哉爲御史中丞到
搗所奏免官尋復融形貌短醜精神清澈王劭
則見融革帶垂寬殆將至豁謂之曰革帶太急
融曰旣非步吏急帶何爲融假東出世祖問融
住在何處融荅曰臣陸處無屋舟居非水後日
上以問融從兄緒緒曰融近東出未有居止權
牽小船於岸上住上大笑虜中聞融名上使融
接北使李道固就席道固顧之而言曰張融是
宋彭城長史張暢子不融頓蹙久之曰先君

不幸名達六夷豫章王大舍賓僚融食炙始
畢行炙人便去融欲求鹽蒜白終不言方搖食貨
半日乃息出入朝廷皆拭目驚觀之八年朝臣
賀衆端公事融袂入拜起復爲有司所奏見原
遷司徒右長史竟陵張欣時爲諸旣令坐罪
當死欣時父興世宋世討南譙王義宣官軍欲
殺融父暢興世以袍覆暢而坐之以此得免興世
卒融著高履負土成墳至是融啓竟陵王子良
乞代欣時死子良荅曰此乃是長史美事恐朝

有常典不得如長史所懷遷黃門郎太子中庶子
司徒左長史融有孝義忌月三旬不聽樂事嫂
甚謹宋丞相起事父暢以不同將見殺司馬竺
超民諫免之暢臨終謂諸子曰昔丞相事難吾
緣竺司馬得沾爾等必報其子弟後超民孫
微冬月遭母喪居貧融往弔之悉脫衣以爲臍
披牛被而反常以兄事微豫章王疑竟陵王子
良薨死自以身經佐吏哭輒盡慟建武四年病卒
年五十四遺令建白旌無旅不設祭令人捉塵

尾登屋復媿曰吾生平所善自當凌雲笑三千買棺無製新衾左手執孝經老子右手執小品法華經妾二人哀事畢各遣還家又曰以吾平生之風調何至使婦人行哭失聲不須暫停閨閣融玄義無師法而神解過人白黑談論鮮能抗拒永明中遇疾爲問律自序曰吾且文章之體多爲世人所驚汝可師耳以心不可使耳爲心師也夫文豈有常體但以有體爲常政當使常有其體丈夫當刪詩書制禮樂何至因循寄

人籬下且中代之文道體闕變尺寸相資彌縫舊物吾且之文章體亦何異何嘗顛溫涼而錯寒暑綜哀樂而橫歌哭哉政以屬辭多出比事不羈不阡不陌非途非路耳然其傳音振逸鳴節竦韻或當未極亦已極其所矣汝若復別得體者吾不拘也吾且義亦如文造次乘我顛沛非物吾無師無友不文不句頗有孤神獨逸耳義之爲用將使性入清波塵洗猶沐無得鈞聲同利舉價如高俾是道場險成軍路吾昔嗜僧

言多肆法辯此盡遊乎言笑而汝等無幸又云
人生之口正可論道說義惟飲與食此外如樹銅
爲吾每以不爾爲恨爾曹當振綱也臨卒又
戒其子曰手澤存焉父書不讀况父音情婉在
其韻吾意不然別遺爾音吾文體英絕變而屢
竒旣不能遠至漢魏故無取嗟晉宋豈吾天挺
蓋不墮家聲汝若不看父祖之意欲汝見也可
號哭而看之融自名集爲玉海司徒褚淵問玉
海名融答玉以比德海崇上善文集數十卷行

於世張氏知名前有敷演鏡暢後有充融卷稷
周顥字彥倫汝南安城人晉左光祿大夫顥七
世孫也祖虎頭員外常侍父恂歸鄉相顥少爲
族祖郎所知解褐海陵國侍郎益州刺史蕭肅惠
開賞異顥攜入蜀爲厲鋒將軍帶肥鄉成都二
縣令轉惠開輔國府參軍將軍令如故仍爲府
主簿常謂惠開性太險俊每致諫惠開不悅答
顥曰天險地險王公設險但問用險何如耳隨惠
開還都宋明帝頗好言理以顥有辭義引入殿

內親近宿直帝所為慘毒之事顯不敢顯諫輒
誦經中因緣罪福事帝亦為之小止轉安成王
撫軍行參軍元徽初出為剡令有恩惠百姓思
遠還歷邵陵王南中郎三府參軍太祖輔政引
接顯顯善尺牘沈攸之送絕交書太祖口授令
顯裁答轉齊臺殿中郎建元初為長沙王參
軍後軍參軍山陰令縣舊訂滂民以供雜使顯
言之於太守聞喜公子良曰竊見滂民之困困
實極矣役命有常祇應轉竭感迫驅催莫安

其所險者或鼠避山湖困者自經溝瀆爾亦有
摧臂斫手苟自殘落販傭貼子權赴急難每至
滂使發動遵赴常促輒有相杖被綠稽顙階垂
汨涕告哀不知所依下官未嘗不臨食罷飭當
書偃筆為之久之愴不能已交事不濟不得不
就加捶罰見此辛酸時不可過山陰邦治事倍
餘城然略聞諸縣亦處處皆躡唯上虞以百戶
滂大為優足過此列城不無凋罄宜應有以普
救倒懸設流開便則轉患為功得之何遠還為

文惠太子中軍錄事參軍隨府轉征北文惠在東宮顥還正員郎始興王前軍諮議直侍殿省復見賞遇顥音辭辯麗出言不窮宮商朱紫發口成句汎涉百家長於佛理著三宗論立空假名立不空假名設不空假名難空假名設空假名難不空假名假名空難二宗又立假名空西涼州智林道人遺顥書曰此義旨趣似非始開妙聲中絕六七十載貧道年二十時便得此義竊每歡喜無與共之年少見長安耆老多云關中高勝

秋

南齊書傳王

十四

石昌

乃舊有此義當法集盛時能深得斯趣者本無多人過江東略是無一貧道捉麈尾來四十餘年東西講說謬重一時餘義頗見宗錄唯有此塗白黑無一人得者爲之發病非意此音猥來入耳始是真實行道第一功德其論見重如此顥於鍾山西立隱舍休沐則歸之轉太子僕兼著作撰起居注遷中書郎兼著作如故常遊侍東宮少從外氏車騎將軍臧質家得衛恒散隸書法學之甚工文惠太子使顥書玄圃茅齋壁

國子祭酒何胤以倒置書求就顓換之顓笑而荅曰天下有道立不與易也每賓友會同顓虛席晤語辭韻如流聽者忘倦兼善老易與張融相遇輒以玄言相滯彌日不解清貧實欲終日長蔬食雖有妻子獨處山舍衛將軍王儉謂顓曰卿山中何所食顓曰赤米白鹽綠葵紫菘文惠太子問顓菜食何未最勝顓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時何胤亦精信佛法無妻妾太子又問顓卿精進何如何胤顓曰三塗八難共所未免

然各有其累太子曰所累伊何對曰周妻何肉其言辭應變皆如此也轉國子博士兼著作如故太學諸生慕其風爭事華辯後何胤言斷食生猶欲食肉白魚鮓脯糖蟹以為非見生物疑食蚶蠣使學生議之學生鍾岷曰鮓之就脯驟於屈伸蟹之將糖躁擾彌甚仁人用意深懷如但至於車螯蚶蠣眉目內關慙渾沌之奇礦殼外緘非金人之慎不悴不榮曾草木之不若無馨香無臭與瓦礫其何算故宜長充庖廚永為口

實音見陵王子良見屹議大怒省兄點亦遁節
清信顯與書勸令菜食曰丈人之所以未極遐蹈
或在近全菜邪脫灑離析之討鼎俎網罟之
興載策其來寔遠誰敢干議觀聖人之設膳
脩仍復爲之品節蓋以茹毛飲血與生民共始縱
而勿裁將無厓畔善爲士者豈不以恕已爲懷
是以各靜封疆罔相陵軼況乃變之大者莫過
死生生之所重無踰性命性命之於彼極切滋
味之在我可賒而終身朝晡資之以永彼就寃

殘莫能自列我業久長吁哉可畏且區區微外
跪薄易矜歎彼弱麀顧步宜愍觀其飲啄
飛沈使人物憐悼況可心心撲禡加復恣忍吞
嚼至乃野牧盛羣閉豢重圈量肉揣毛以俟
枝剝如主委地僉謂常理百爲愴息事豈塗
若云二理誣則幸矣良快如使此道果然而
形未息則往一來一生一死

常事雜報

如家人天如客遇客日甚在家日多吾儕信
業未足長免則傷心之慘行亦息念丈人於

血氣之類雖無身踐至於晨晝夜鯉不能不
取備屠門財貝之經盜手猶爲廉士所棄生
性之一啓鸞鳥乃寧復慈心所忍騶虞雖飢非
自死之草不食聞其風豈不使人多愧衆生
之稟此形質以畜肌骨皆由其積壅癡迷沈
沆莫反報受穢濁歷苦酸長此甘與肥皆無
明之報聚也何至復引此滋腴自汗腸胃之人
得此有素聊復寸言發起耳顯卒官時會呈儉
講孝經未異舉墨齋自代學者有然宋之官爲給

南齊二士

七

事中

史臣曰弘毅存容至仁志公貌汲黯剛驚恣崔瑗
聲少安然後能不憚雄桀亟成譏犯張融撫心
託旨全等塵外吐納風雲不論人物而干君會
支敦義納忠誕不越檢常在名教若夫奇偉
之稱則虞翻陸續不得獨擅於前也

替身曰思光矯矯萬里千仞升同應諸點同解
擯務在連衡不謀銷印
白馬橫擒雲梯獨振

列傳第二十二

南齊書四十一

張融海賦文多脫誤諸本同

南齊書

卷四十一

列傳第二十三

南齊書四十二

臣蕭子顯撰

王晏

蕭湛

蕭坦之

江柘

王晏字士彥琅邪臨沂人也祖弘之通直常侍父普曜祕書監晏宋大明末起家臨賀王國常侍貞外郎巴陵王征北板參軍安成王撫軍板

南齊書二十三

一

刑獄隨府轉車騎晉熙王燮為郢州晏為安西主簿世祖為長史與晏相遇府轉鎮西板晏記室諮議沈攸之事難鎮西職僚皆隨世祖鎮益城上時權勢雖重而眾情猶有疑惑晏便專心奉事軍旅書翰皆委焉性甚便僻漸見親侍乃留為上征虜撫軍府板諮議領記室從還都遷領軍司馬中軍從事中郎常在上府參議機密建元初轉太子中庶子世祖在東宮專斷朝事多不聞啟晏慮及罪稱疾自踈尋領射聲校尉

不拜世祖即位轉長兼侍中意任如舊永明元
年領步兵校尉遷侍中祭酒校尉如故遭母喪
起爲輔國將軍司徒左長史晏父普曜藉晏勢
官多歷通官晏尋遷左衛將軍加給事中未拜
而普曜卒居喪有稱起冠軍將軍司徒左長史
濟陽太守未拜遷衛尉將軍如故四年轉太子
詹事加散騎常侍六年轉丹陽尹常侍如故晏
位任親重朝夕進見言論朝事自豫章三山疑尚
書令王儉皆降意以接之而晏每以踈漏被上

南齊書傳三

二

呵責連稱疾久之上以晏須祿養七年轉爲江
州刺史晏固辭不願出外見許留爲吏部尚書
領太子右衛率終以舊恩見寵時令王儉雖貴
而踈晏旣領選權行臺閣與儉頗不平儉卒禮
官議論上欲依王道論爲文獻皇啓上曰道守乃
得此論但宋以來不加素族出謂親人曰平頭
憲事已行矣八年改領右衛將軍陳疾自解上
欲以高祖代晏領選手敕問之晏啓曰諱清幹
有餘然不諳百氏恐不可居此職上乃止明年

遷侍中領太子詹事本州中正又以疾辟十手
改授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給親信二十人中
正如故十一年遷右僕射領太孫右衛率世祖
崩遺旨以尚書事付晏及徐孝嗣令久於其職
鬱林即位轉左僕射中正如故隆昌元年加侍
中高宗謀廢立晏便鄉音應推奉延興元年轉
尚書令加後將軍侍中中正如故封曲江縣侯
邑千戶給彭吹一部甲仗五十人入殿高宗與
晏宴於東府語及時事晏抵掌曰公常言晏怯

今定何如建武元年進號驃騎大將軍給班劍
二十人侍中令中正如故又加兵百人領太子
少傅進爵爲公增邑爲二千戶以虜動給兵手
人晏爲人篤於親舊爲世祖所稱至是自謂佐
命惟新言論常非薄世祖故事衆始怪之高宗
雖以事際須晏而心相疑斥料簡世祖中詔得
與晏手敕三百餘紙皆是論國家事以此愈猜薄
之初即位始安王遙光便勸誅晏帝曰晏於我
有勳且未有罪遙光曰晏尚不能爲武帝安能

為陛下帝默然變色時帝常遣心腹左右陳世
範等出塗巷採聽異言由是以晏為事晏輕淺
無防慮望開府數呼相工自視云當大貴與賓
客語好屏人清閒上聞之疑晏欲反遂有誅晏
之意僖人鮮于文舉與晏子德元往來密探朝
旨告晏有異志世範等又啓上云晏謀因四年
南郊與世祖故舊主帥於道中竊發會虎犯郊
壇帝愈懼未郊一日敕停行元會畢乃召晏於
華林省誅之下詔曰晏問閭凡伍少無持操階

緣人之班齒官途世祖在蕃搜揚擢用棄略疵
瑕遂升要重而輕蹠險銳在貴彌著猜忌反覆
觸情多端故以兩官所弗容十手所共指既內
愧于心外懼憲牘掩迹陳病多歷年載頻授蕃
任輒辭請不行事以謙虛情實詭伏隆昌以來
運集艱難匡贊之功頗有心力迺爵冠通侯位
登元輔綢繆恩寄朝莫均焉谿壑可盈無厭將
及視天畫地遂懷異圖廣求卜相取信巫覡論
薦黨附遍滿臺府令大息德元淵數亡命同惡

相濟劍客成群弟誦凶愚遠相脣齒信驛往來
密通要契去歲之初奉朝鮮于文粲備告姦謀
朕以信必由中義無與貳推誠委任覲能悛改
而長惡易流構扇彌大與北中郎司馬蕭毅臺
隊主劉明達等剋期竊發以河東王鉉識用微
弱可爲其主得志之日當守以虛器明達諸辭
列炳然具存昔漢后以反脣致討魏臣以虬鬚
爲戮況無君之心旣彰陵上之迹斯著此而可
容誰寘刑辟並可收付廷尉肅明國典晏未敗

數日於北山廟答賽夜還晏旣醉部伍人亦飲
酒羽儀錯亂前後十餘里中不復相禁制識者
云北勢不復久也晏子德元有意尚至車騎長
史德元初名湛世祖謂晏曰劉湛江湛並不善
終此非佳名也晏乃改之至是與弟晉安王友
德和俱被誅晏弟誦永明中爲少府卿六年敕
位未登黃門郎不得畜女妓誦與射聲校尉陰
玄智坐畜妓免官禁錮十年敕特原誦禁錮後
出爲輔國將軍始興內史廣州刺史劉纘爲奴

所殺詡率郡兵討之延興元年授詡持節廣州
刺史詡亦篤舊晏誅上又遣南中郎司馬蕭季
敞襲詡殺之

蕭諶字彥孚南

陵蘭陵人也祖道清負外郎

父仙伯桂陽國參軍諶初爲州從事晉熙國侍
郎左常侍諶於太祖爲絕服族子元徽末世祖
在郢州欲知京邑消息太祖遣諶就世祖宣傳
謀計留爲腹心昇明中爲世祖中軍刑獄參軍
東莞太守以勲勲封安復縣男三百戶建元初

爲武陵王冠軍臨川王前軍參軍除尚書都官
郎建威將軍臨川王鎮西中兵世祖在東宮諶
領宿衛太祖殺張景真世祖令諶口啓乞景真
命太祖不悅諶懼而退世祖即位出諶爲大末
令未之縣除步兵校尉領射陽令轉帶南濮陽
太守領御仗主永明二年爲南蘭陵太守建威
將軍如故復除步兵校尉太守如故世祖齋內
兵仗悉付之心膂密事皆使參掌除正員郎轉
左中郎將後軍將軍太守如故世祖卧疾延昌殿敕

諶在左右宿直上崩遺敕諶領殿內事如舊鬱
林即位深委信諶諶每請急出宿帝通夕不得
寐諶還乃安轉衛軍司馬兼衛尉加輔國將軍
丁母憂敕還復本任守衛尉高宗輔政有所匡
諫帝既在後宮不出唯遣諶及蕭坦之送進乃
得聞達諶回附高宗勸行廢立密召諸王典籤
約語之不許諸王外接人物諶親要日久衆皆
憚而從之鬱林被廢日初聞外有變猶密爲手
敕呼諶其見信如此諶性險進無計略及廢帝

日領兵先入後宮齊內仗身素隸服諶莫有動
者海陵立轉中領軍進爵爲公二千戶甲仗五
十人入直殿內月十日還府建武元年轉領軍
將軍左將軍南徐州刺史給特進爵衡陽郡公
食邑三千戶高宗初許事克用諶爲揚州及有
此授諶恚曰見炊飯熟推以與人王晏聞之曰
誰復爲蕭蕭諶作堰筋者諶恃勲重干豫朝政諸
有選用輒命議尚書使爲申論上新即位遣左
右要人於外聽察且知諶言深相疑阻二年六

月上幸華林園宴謀及尚書令王晏等數人盡
歡坐罷留謀晚出至華林閣仗身執還入省上
遣左右莫智明數謀曰隆昌之際非卿無有今
日今一門二州兄弟三封朝廷相報政可極比
卿怕懷怨望乃云炊飯已熟合甑與人邪今賜
卿死謀謂智明日天去人亦復不逐我與至尊
殺高武諸王是君傳語來去我今死還取卿於
省殺之至秋而智明死見謀為出詔曰蕭惠擢
自凡庸識用輕險因藉佯會早預驅馳未明之

季曲頌恩紀鬱林昏悖頗立誠効寵靈優渥期
遇兼隆內揔戎柄外暢蕃威兄弟榮貴震灼朝
野曾不感佩殊荷少吝萬一自以勲高伊霍事
均難賞才冠當時恥居物後僭制王權與奪由
已空懷疑懼坐視梅嫌猜覘候官拔希覲非堇蔽
上罔下之心誣君不臣之跡固以彰暴民聽喧
聒遐邇遂潛散金帛招集不逞交結竊衛之為
脣齒密契戚邸將肆姦逆朕以其任寄既重爵
列河山每加彌縫弘以大信庶能懷音翻然快

改而豺狼其性凶謀滋甚夫無將必戮陽秋明
義況釁積禍盈若斯之大可收付廷尉速正刑
書罪止元惡餘無所問諶好左道吳興沈文猷
相諶云相不減高宗諶喜曰感卿意無爲人言
也至是文猷伏誅諶兄誕字彥偉初爲殿中將
軍永明中爲建康令與秣陵令司馬迪之同乘
行車前導四平左丞沈昭略奏凡有鹵簿官共
乘不得兼列騶寺請免誕等官詔贖論延興元
年自輔國徐州爲持節督司州刺史將軍如故

明帝立封安德侯五百戶進號冠軍建武二年
春虜攻司州誕盡力拒守虜退增封四百戶徵
左衛將軍上欲殺諶以誕在邊鎮拒虜故未及
行虜退六旬諶誅遣黃門郎梁王爲司州別駕
使誅誕東身受戮家口繫尚方諶弟誅與諶同
豫廢立爲寧朔將軍東莞太守轉西中郎司馬
建武初封西昌侯千戶轉太子左率領軍解司
州圍還同伏誅諶伯父仙民官至太中大夫卒
蕭坦之南蘭陵蘭陵人也祖道濟太中大夫父

欣祖有勲於世祖至武進令坦之與蕭諶同族
初爲殿中將軍累至世祖中軍板刑獄參軍以
宗族見驅使除竟陵王鎮北征北參軍東宮直
閣以懃直爲世祖所知除給事中淮陵令又除
蘭陵令給事中如故尚書起部郎司徒中兵參
軍世祖崩坦之隨太孫文武度上臺除射聲校
尉令如故未拜除正員郎南魯郡太守少帝以
坦之世祖舊人親信不難得入內見皇后於宮
中及出後堂雜戲狡獪坦之皆得在側或值醉

後裸祖坦之輒扶持諫喻見帝不可奉乃改計
附高宗密爲耳目除晉安王征北諮議隆昌元
年追錄坦之父勲封臨汝縣男食邑三百戶徙
征南諮議高宗謀廢少帝旣與蕭諶及坦之定
謀帝腹心直閣將軍曹道剛疑外間有異密有
處分諶未能發始與內史蕭季敞南陽太守蕭
頴基遷都尉諶欲待二蕭至藉其勢力以舉事
高宗慮事變以告坦之坦之馳謂諶曰廢天子
古來大事比聞曹道剛朱隆之等轉已猜疑衛尉

明日若不就事無所復及弟有百歲母豈能坐
聽禍敗政應作餘計耳謀違遽明日遂廢帝坦
之力也海陵即位除黃門郎兼衛尉卿進爵伯增
邑爲六百戶建武元年遷散騎常侍右衛將軍
進爵侯增邑爲千五百戶明年虜動假坦之節
督徐州征討軍事虜圍鍾離春斷淮洲坦之擊
破之還加領太子中庶子未拜遷領軍將軍永
泰元年爲侍中領軍東昏立爲侍中領軍將軍
永元元年遭母喪起復職加右將軍置府江祐

兄弟欲立始安王遙光密謂坦之坦之曰明帝取
天下已非次第天下人至今不服今若復作此
事恐四海瓦解我其不敢言持喪還宅宅在東
府城東遙光起事遣人夜掩取坦之坦之科頭
著禪跣牆走從東冶僦渡南渡間道還臺假節
督衆軍討遙光屯湘宮寺事平遷尚書右僕射
丹陽尹右軍如故進爵公增邑千戶坦之肥黑
無鬚語聲嘶時人號爲蕭靈剛佞專執羣小畏
而憎之遙光事平二十餘日帝遣延明主帥黃

文濟領兵圍坦之宅殺之子。質祕書郎亦伏誅。坦之從兄翼宗爲海陵郡將發坦之謂文濟曰從兄海陵宅故應無他文濟曰海陵宅在何處坦之告文濟曰應得罪仍遣收之檢家赤貧唯有質錢帖子數百還以啓岳原死繫尚方和帝中興元年追贈坦之中將軍。出府儀同三司。江柘字弘業濟陽考城人也。祖遵寧朔參軍父德隣司徒右長史柘姑爲景皇后少爲高宗所親恩如兄弟宋末解褐晉熙國常侍太祖徐州

西曹員外郎高宗冠軍參軍帶瀟陽令竟陵王征北參軍尚書水部郎高宗少爲吳興以柘爲郡丞加宣威將軍廬陵王中軍功曹記室安陸王左軍諮議領錄事帶京兆太守除通直郎補南徐州別駕高宗輔政委以心暗隆昌元年自正員郎補丹陽丞中書郎高宗爲驃騎鎮東府以柘爲諮議參軍領南昌太守與蕭誅對直東府省內時新立海陵人情未服高宗胛上有赤誌常祕不傳柘勸帝出以示人。首壽太守王洪範

罷任還上袒示之曰人皆謂此是日月相卿幸
無泄言洪範曰公日月之相在軀如何可隱轉
當言之公卿上大悅會直後張伯尹瓚等屢謀
竊發祐誅息虞無計每夕輒託事外出及入纂
議定加祐寧朔將軍高宗爲宣城王大史密奏
圖緯云一號當得十四年祐入帝喜以示祐曰
得此復何所望及即位遷守衛尉將軍如故封
安陸縣侯邑千戶祐祖遵以後父贈金紫光祿
大夫父德隣以帝舅亦贈光祿大夫建武二年

遷右衛將軍掌甲仗廉察四年轉太子詹事祐
以外戚親要勢冠當時遠致餉遺或取諸王第
名書好物然家行甚睦待子姪有恩意上寢疾
永泰元年轉祐爲侍中中書令出入殿省上崩
遺詔轉右僕射祐弟衛尉祀爲侍中敬皇后弟
劉暄爲衛尉東昏即位參掌選事高宗雖顧命
羣公而意寄多在祐兄弟至是更直殿內動止
關諮永元元年領太子詹事劉暄遷散騎常侍
右衛將軍祐兄弟與暄及始安王遙光尚書令

徐孝嗣領軍蕭坦之六人更日帖敕時呼爲六
貴帝稍欲行意孝嗣不能奪坦之雖時有異同
而祏堅意執制帝深忿之帝失德旣彰祏議欲
立江夏王寶玄劉暄初爲寶玄郢州行事執事
過刻有人獻馬寶玄欲看之暄曰馬何用看妃
索煮肫帳下諮暄暄曰且已煮鷺不煩復此寶
玄恚曰舅殊無渭陽之情暄聞之亦不悅至是
不同祏議欲立建安王寶夤密謀於遙光遙光
自以年長屬當鼎命微旨動祏祏弟祀以少主
三州

難保勸祏立遙光暄以遙光若立已失元舅之
望不肯同故祏遲疑久不決遙光大怒遣左右
黃曇慶於清溪橋道中刺殺暄曇慶見暄部伍
人多不敢發事覺暄告祏謀帝處分收祏兄弟
祀時直在內殿疑有異遣信報祏曰劉暄似有
異謀今作何計祏曰政當靜以鎮之耳俄而召
祏入見停中書省初直齋素文曠以王敬則勲
當封祏執不與帝使文曠取祏以刀環築其心
曰復能奪我封否祏祀同日見殺祀字景昌初

為南郡王國常侍歷高祖驃騎東閣祭酒祕書丞晉安王鎮北長史南東海太守行府州事治下有宣尼廟久廢不脩祀更開掃構立祀弟禧居喪早卒有子廙字偉卿年十二聞收至謂家人曰伯既如此無心獨存赴井死後帝於後堂騎馬致適顧謂左右曰江祏若在我當復能騎此不暄字士穆出身南陽國常侍遙光起事以討暄為名事平暄遷領軍將軍封平都縣侯千戶其年又見殺和帝中興元年贈祏衛將軍暄

南齊傳二三

五

散騎常侍撫軍將軍並開府儀同三司祀散騎常侍太常卿

史臣曰士死知己蓋有生所共情雖愚智之品有二而逢迎之運唯一夫懷可知之才受知人之眇無慙外物此固天理其猶藏在中心銜恩念報況乎義早蕃僚道同遇合踰越勝已顧邁先流棄子如遺曾微舊德使狗之喻人致前譏慙包疚心我無其事嗚呼陸機所以賦豪士也贊曰王蕭提契世祖基之樂羊食子里克無辭

江劉后戚明嗣是維廢興異論終用乖疑

列傳第二十三

南齊書四十二

列傳第二十四

南齊書四十二

臣蕭子顯撰

江敷

何昌寓

謝瀹

王思遠

江敷字叔文濟陽考城人也祖湛宋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父恁著作郎爲太祖所殺敷母文帝女淮陽公主幼以戚屬召見孝武謂謝莊曰

言

南齊書四十二

一

此小兒方當爲名器少有美譽桂陽王休範臨州辟迎主簿不就尚孝武女臨汝公主拜駙馬都尉除著作郎太子舍人丹陽丞時袁粲爲尹見敷歎曰風流不墜政在江郎敷與晏賞留連日夜遷安成王撫軍記室祕書丞中書郎敷庶祖母王氏老疾敷視膳嘗藥七十餘日不解衣及累居內官每以侍養陳請朝廷優其朝直尋轉安成王驃騎從事中郎初湛娶褚秀之女被遣褚淵爲衛軍重敷爲人先通音意引爲長史

加寧朔將軍從帝立隨府轉司空長史領臨淮
太守將軍如故轉太尉從事中郎齊臺建爲吏
部郎太祖即位數以祖母久疾連年臺閣之職
永廢溫清啓乞自解初宋明帝勅數出繼從叔
慙爲從祖濤後於是僕射王儉啓禮無從小宗
之文近世緣情皆由父祖之命未有既孤之後
出繼宗族也雖復臣子一揆而義非天屬江忠
簡胤嗣所寄唯數一人傍無眷屬數宜還本若
不欲江慙絕後可以數小兒繼慙爲孫尚書參

議謂間世立後禮無其文荀顛無子立孫隆禮
之始何琦又立此論義無所據於是數還本家
詔使自量立後者出爲寧朔將軍豫章內史還
除太子中庶子領驍騎將軍未拜門客通贓利
世祖遣信檢覈數蒸此客而躬自引咎上甚有
怪色王儉從容啓上曰江數若能治郡此便是
具美耳上意乃釋永明初仍爲豫章王大尉諮
議領錄事遷南郡王友竟陵王司徒司馬數好
文辭園棊第五品在朝貴中最遷侍中領本州

中正司徒左長史中正如故五年遷五兵尚書
明年出爲輔國將軍東海太守加秩中二千石
行南徐州事七年徙爲侍中領驍騎將軍尋轉
都官尚書領驍騎將軍王晏啓世祖曰江敷今
重登禮閣兼掌六軍慈渥所覃寔有優忝但語
其事任殆同閑輩天旨旣欲升其名位愚謂以
侍中領驍騎望實清顯有殊納言上曰敷常啓
吾爲其臯中惡今旣以何胤王瑩還門下故有
此回換吳鬱林即位遷掌吏部隆昌元年爲侍

中領國子祭酒鬱林廢朝臣皆被召入宮敷至
雲龍門託藥醉吐車中而去明帝即位改領祕
書監又改領晉安王師建武二年卒年四十四
遺令儉約葬不受賻贈詔賻錢三萬布百匹子
舊啓遵敷令讓不受詔曰敷貽厥之訓送終以
儉立言歸善益有嘉傷可從所請贈散騎常侍
太常謚曰敬子

何昌寓字儼望廬江灑人也祖叔度吳郡太守
父佟之太常昌寓少而淹厚爲伯父司空尚之

所遇宋建安王休仁爲揚州辟昌寓州主簿遷
司徒行參軍太傅五官司徒東閣祭酒尚書儀
曹郎建平王景素爲征北南徐州昌寓又爲府
主簿以夙素見重母老求祿出爲湘東太守加
秩千石爲太祖驃騎功曹昌寓在郡景素被誅
昌寓痛之至是啓太祖曰伏尋故建平王因心
自遠忠孝基性微和之譽卑布國言勝素之情
夙洽民聽世祖綢繆太宗眷異朝中貴人野外
賤士雖聞見有殊誰不悉斯事者元微之間政

關羣小構扇異端共令傾覆慙懃之非古人所
悼況蒼梧將季能無銜惑一年之中藉者再三
有必巔之危無暫立之安行路寒心往來跼蹐
而王夷慮坦然委之天命惟謙惟敬專誠奉國
閨無執戟之衛門闕衣介之失此五尺童子所
見不假闊曲言也一淪疑似身名頓滅寃結淵
泉酷貫穹昊時經隆替歲改三元曠蕩之惠亟
申被枉之澤未流俱沐溫光獨酸霜露明公鋪
天地之施散雲雨之潤物無巨細咸被慶渥若

今日不蒙照滌則為萬代冤魂昌寓非敢慕慷
慨之士激揚當世實義切於心痛入骨髓瀝腸
紆憤仰希神照辯明枉直亮王素行使還名帝
籍歸靈舊塋死而不泯豈忘德於黃墟分軀碎
首不足上謝又與司空褚淵書曰天下之可哀
者有數而埋冤於黃泉者為甚焉何者百年之
壽同於朝露揮忽去留寧足道哉政欲闔棺之
日不隕令名竹帛傳芳烈鐘石紀清英是以昔
賢甘心於死所者也若懷忠抱義而負託冥冥

之下時主未之矜卿相不為言良史濡翰將被
以惡名豈不痛哉豈不痛哉竊尋故時十王地
屬親賢德居宗望道心惟冲睿性天峻散情風
雲不以塵務嬰衿明發懷古惟以琴書娛志言
忠孝行惇慎二公之所深鑒也前者阮揚連黨
構此紛紜雖被明於朝貴愈結怨於羣醜覘察
繼蹤疑防重著小人在朝詩史所歎以一清識
飲涕王母永言終日氣淚交橫既推信以期物
故日去其備衛朱門蕭條示存典刑而已求解

徐州以避北門要任苦乞會稽負處東甌閑務
此竝彰於事迹與公道味相求期心有素方共
經營家國劬勞王室何圖時不我與契闊屯昏
忠誠弗亮罹此百殃歲朔壅流已經四載皇命
惟新人沾天澤而幽然深酷未蒙照明封殯卑
雜窮魂莫寄昭穆不序松柏無行事傷行路痛
結幽顯吾等叩心泣血實有望於聖時公以德
佐世欲物得其所豈可令建平王枉直不分邪
田叔不言梁事袁絲諫止淮南以兩國同亡禍尚

回帝意豈非親親之義寧從敦厚而令疑以未
辨爲世大戮若使王心跡得申亦示海內理冤
枉明是非存亡國繼絕世周漢之通典有國之
所急也昔叔向之理恃祁大夫而獲亮戾太子
之冤資車丞相而見察幽靈有知豈不眷眷於
明顧碎首抽脅自謂不殞淵答曰追風古人良
以嘉歎但事旣昭晦理有逆從建平初阻元徽
未悖專欲委咎阮楊彌所致疑于時正亦謬參
此機若審如高論其愧特深太祖嘉其義轉爲

記室遷司徒左西太尉戶曹屬中書郎王儉衛
軍長史儉謂昌寓曰後任朝事者非卿而誰永
明元年竟陵王子良表置友學官以昌寓爲竟
陵王文學以清信相得意好甚厚轉揚州別駕
豫章王又善之遷太子中庶子出爲臨川內史
除廬陵王中軍長史未拜復爲太子中庶子領
屯騎校尉遷吏部郎轉侍中臨海王昭秀爲荆
州以昌寓爲西中郎長史輔國將軍南郡太守
行荊州事明帝遣徐玄慶西上害蕃鎮諸王玄

慶至荊州欲以便宜從事昌寓曰僕受朝廷意
寄翼輔外蕃何容以殿下付君一介之使若朝
廷必須殿下還當更聽後旨昭秀以此得還京
師建武二年爲侍中領長水校尉轉吏部尚書
復爲侍中領驍騎將軍四年卒年五十一贈太
常謚簡子昌寓不雜交遊通和汎愛歷郡皆清
白士君子多稱之

謝瀹字義潔陳郡陽夏人也祖引微宋太常父
莊金紫先祿大夫瀹四兄颺肱顥從世謂謝莊

名兒爲風月景山水顥字仁悠少簡靜解褐祕書郎累至太祖驃騎從事中郎建元初爲吏部郎至太尉從事中郎永明初高選友學以顥爲竟陵王友至北中郎長史卒瀹年七歲王或見而異之言於宋孝武孝武召見於稠人廣衆之中瀹舉動閑詳應對合旨帝甚悅詔尚公主值景和敗事寢僕射褚淵聞瀹年少清正不惡以女結婚厚爲資送解褐車騎行參軍遷祕書郎司徒祭酒丹陽丞撫軍功曹世祖爲中軍引爲

記室齊臺建遷太子中舍人建元初轉桂陽王友以母老須養出爲安成內史還爲中書郎衛軍王儉引爲長史雅相禮遇除黃門郎兼掌吏部尋轉太子中庶子領驍騎將軍轉長史兼侍中瀹以晨昏有廢固辭不受世祖勅令速拜別停朝直遷司徒左長史出爲吳興太守長城縣民盧道優家遭劫誣同縣殷孝悌等西人爲劫瀹收付縣獄考正孝悌母駱詣登聞訐稱孝悌爲道優所誹謗橫劾爲劫一百七十三人連名保

徵在所不爲申理瀹聞孝悌母訴乃啓建康獄
覆道優理窮款首依法斬刑有司奏免瀹官瀹
又使典藥吏煮湯失火燒郡外齊南廂屋五間
又輒鞭除身爲有司所奏詔竝贖論在郡稱爲
美績母喪去官服闋爲吏部尚書高宗廢鬱林
領兵入殿左右驚走報瀹瀹與客圍棊每下子
輒去其當有意音局乃還齋卧音不問外事也
明帝即位瀹又屬疾不視事後上讌會功臣上
酒尚書令王晏等興席瀹獨不起曰陛下受命

應天從民王晏妄叨天功以爲己力上大笑着
之座罷晏呼瀹共載還令省欲相撫悅瀹又正
色曰君巢窟在何處晏初得班劔瀹謂之曰身
家太傅裁得六人君亦何事一朝至此晏甚憚
之加領右軍將軍兄肫在吳興論啓公齊稽晚
瀹輒代爲啓上見非其手迹被問見原轉侍中
領太子中庶子豫州中正永泰元年轉散騎常
侍太子詹事其年卒年四十五贈金紫光祿大
夫謚簡子初兄肫爲吳興瀹於征虜渚送別肫

指瀟口曰此中唯宜飲酒瀟建武之初專以長
酣爲事與劉瑱沈昭略以觴酌交飲各至數斗
世祖嘗問王儉當今誰能爲五言詩儉對曰謝
朓得父膏腴江淹有意上起禪靈寺勅瀟撰碑文
王思遠琅邪臨沂人尚書令晏從弟也父羅雲
平西長史思遠八歲父卒祖引之及外祖新安
太守羊敬元竝栖退高尚故思遠少無仕心宋
建平王景素辟爲南徐州主簿深見禮遇景素
被誅左右離散思遠親視殯葬手種松栢與廬
江何昌寓沛郡劉璡上表理之事感朝廷景素
女廢爲庶人思遠分衣食以相資贍年長爲備
笄總訪求素對傾家送遣除晉熙王撫軍行參
軍安成王車騎參軍建元初爲長沙王後軍主
簿尚書殿中郎出補竟陵王征北記室參軍府
遷司徒仍爲錄事參軍遷太子中舍人文惠太
子與竟陵王子良素好士立蒙賞接思遠求出
爲遠郡除建安內史長兄思玄卒思遠友于甚
至表乞自解不許及祥日又固陳世祖乃許之

除中書郎大司馬諮議世祖詔舉士竟陵王子
良薦思遠及吳郡顧嵩之陳郡殷叡邵陵王子
貞爲吳郡世祖除思遠爲吳郡丞以本官行郡
事論者以爲得人以疾解職還爲司徒諮議參
軍領錄事轉黃門郎出爲使持節都督廣交越
三州諸軍事寧朔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
高宗輔政不之任仍遷御史中丞臨海太守沈
昭略臧私思遠依事劾奏高宗及思遠從兄晏
昭略叔父文季請止之思遠不從案事如故建

三州

南齊傳九四

十一

實

武中遷吏部郎思遠以從兄晏爲尚書令不欲
竝居內臺權要之職上表固讓曰近頰頰歸啓
實有微槩陛下矜遇之厚古今罕儔臣若孤恩
誰當勗力旣自誓輕命不復以塵驥爲疑正以
臣與晏地惟密親必不宜俱居顯要悽悽丹赤
守之以死臣實庸鄙無足獎進陛下甄拔之旨
要是許其一節臣果不能以理自固有乖則哲
之明犯冒之尤誅責在已謬賞之私惟塵聖鑒
權其輕重寧守福心且亦緣陛下以德御下故

臣可得以禮進退伏願思垂拯宥不使零墜今若抵膺所忝三公不足爲泰犯忤之後九泉未足爲劇而臣苟求刑戮自棄富榮愚夫不爲臣亦庶免此心此志可矜可矜如其上命必行請罪非理聖恩方置之通塗而臣固求擯壓自愍自悼不覺涕流謹冒鈇鉞悉心以請窮則呼天仰斯一照上知其意乃改授司徒左長史初高宗廢立之際思遠與晏閑言謂晏曰兄荷世祖厚恩今日贊人如此事彼或可以權計相須

未知兄將來何以自立若及此引決猶可不失後名晏不納及拜驃騎集會子弟謂思遠兄思微曰隆昌之末阿戎勸吾自裁若從其語豈有今日思遠遽應曰如阿戎所見猶未晚也及晏敗故得無他思遠清脩立身簡潔衣服牀筵窮治素淨賓客來通輒使人先密覘視衣服垢穢方便不前形儀新楚乃與促膝雖然旣去之後猶今二人交帚拂其坐處上從祖弟季敞性甚豪縱上心非之謂季敞曰卿可數詣王思遠上

既誅晏遷為侍中掌優策及起居注永元二年
遷度支尚書未拜卒年四十九贈太常謚貞子
思遠與顧嵩之友善嵩之卒後家貧思遠迎其
兒子經卹甚至嵩之字士明少孤好學有義行
初舉秀才歷官府閣永明末為太子中舍人兼
尚書左丞隆昌初為安西諮議兼著作與思遠
竝屬文章建武初以疾歸家高宗手詔與思遠
曰此人殊可惜就拜中散大夫卒年四十九思
微永元中為江州長史為陳伯之所殺

史臣曰德成為上藝成為下觀夫二三子之治
身豈直清體雅業取隆基構行禮蹈義可以勉
物風規云君子之居世所謂美矣

贊曰江晏世業有聞時陂何申舊主辭出乎義
謝獻壽觴載色載刺思遠退食冲心篤寄

列傳第二十四

南齊書四十三



